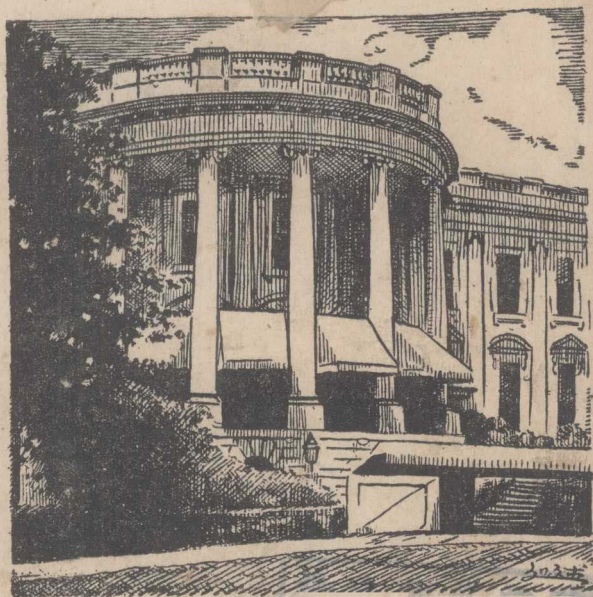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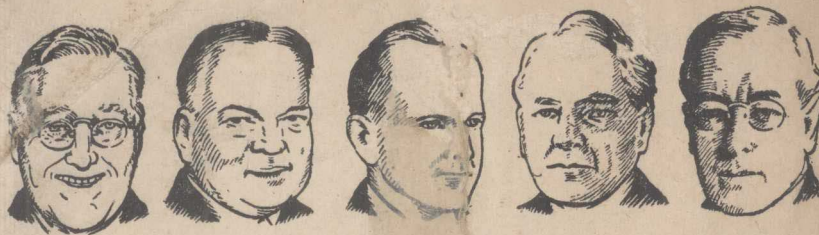




史軼宮白

史塔齡 著 賈午 譯

青年軍出版社印行

譯者序

世界各國的元首，要以美國總統的權力爲最大，報酬爲最豐，他兼負實際的行政責任，由美國全國人民以民主的方式選舉出來，其地位之尊崇與職務之繁重，更是不消說的。美國現在成了世界第一個強國，它的發達與進步不能不主要歸功於它開國以來歷屆總統的領導。人人都曉得白宮是美國的總統府；白宮的內情與美國歷屆總統的故事，是多少人想要曉得或讀到的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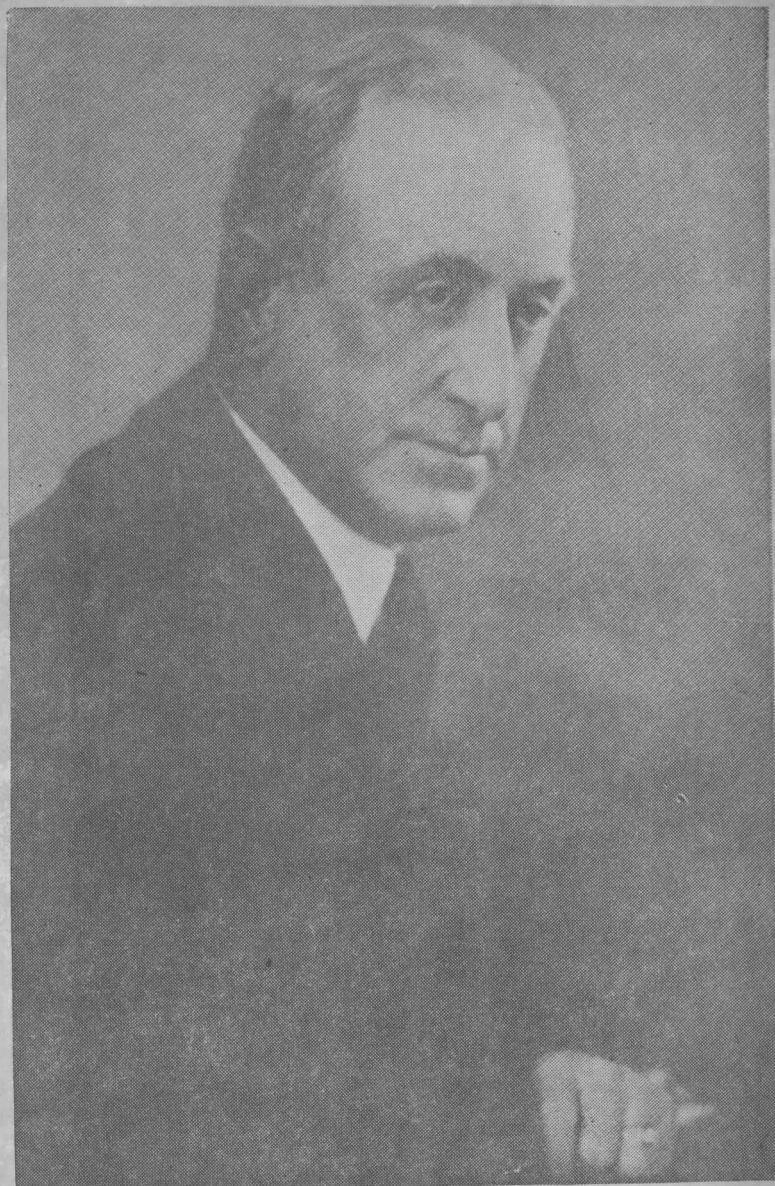
美國歷屆總統當然都有他們的傳記或自傳，關於白宮的描寫一定也不乏其書，然而以在白宮內服務達三十年之久所親歷目視的事情書寫出來，宣布給世人的，恐怕這本書還是第一次。本書的著者史塔齡上校，由一九一四年被美國特務機關往白宮，負保護總統的責任，到一九四四年退休，離開白宮，恰有三十年的時間，歷經威爾遜，哈丁，柯立芝，胡佛，與羅斯福五任總統；因爲他日常跟隨總統，幾乎形影不離，他對於每任總統的觀察與認識，當然非常親切。

本書是史塔齡上校退休以後，根據他在白宮內所記的日記，給他母親的信件，以及他的記憶，口述給美國一位青年作家蘇格魯（現在美國「禮拜六文學評論」編輯），由蘇格魯筆記並編輯成書的。據蘇格魯在本書序文中所講，史塔齡上校是一個道地的「基督教的君子」，在外

表上是彬彬有禮，在待人上是汎愛衆而親仁，他的職位雖然不高，他的品格卻是極爲高尚的。本書出版於一九四六年春季，在美國風行一時，曾被選入「新書精華」(Omnibook)期刊。現在把它介紹給國人，除書中所記故事的逸趣以外，或可有助於國人對白宮及美國近代幾位總統的理解。

本書的淺譯，得到吾妻顏文彬女士的幫助不少，筆記之勞，全有賴於她。特附誌於此，以表示我的謝忱。

民國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於金陵



校本著者史塔齡上校



(左)統總遜爾威與(中)者著書本



上場球夫爾高在統總丁哈與者著書本



統總芝立柯與著書本

本書著者與柯立芝總統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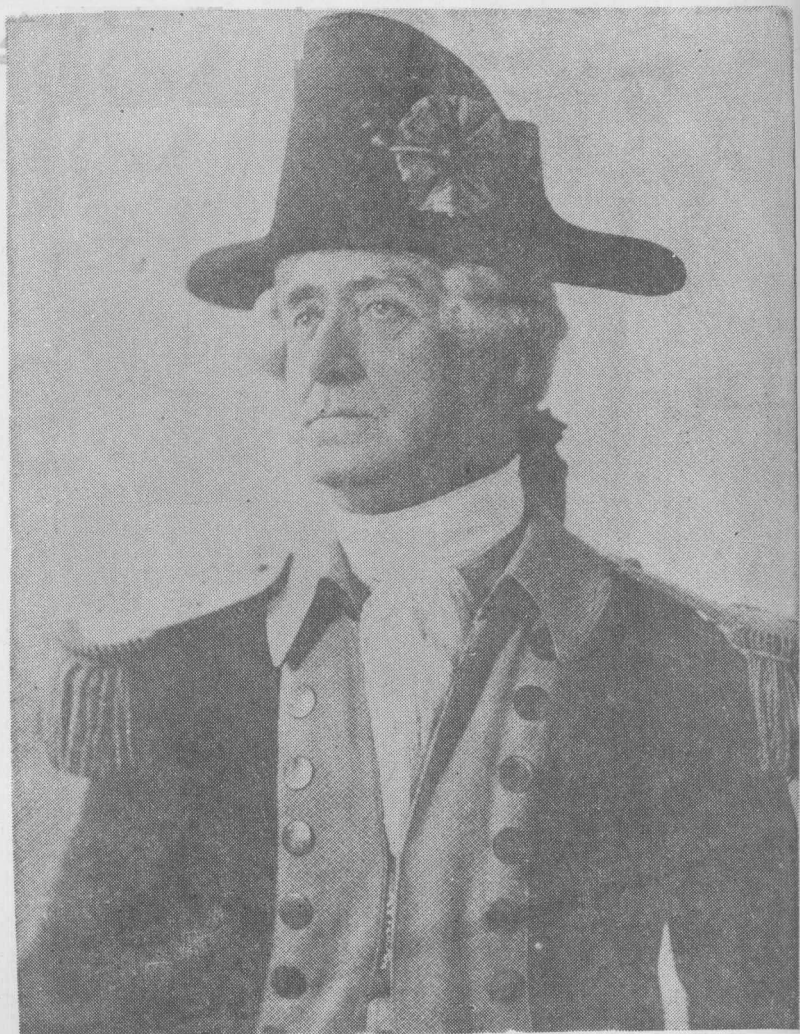




統總佛胡與者著書本

本書著者與羅斯福總統





本著者化裝跳舞會中扮華盛頓總統



史塔齡上校與蘇格魯合作撰寫本書情形

白宮軼史目錄

譯者序

插圖九幅

第一章	白宮——一九一四年	(一一—二)
第二章	威爾遜的求婚	(一四—二五)
第三章	威爾遜二屆當選	(二六—三七)
第四章	歐戰	(三七—五〇)
第五章	停戰	(五〇—五八)
第六章	巴黎	(五八—七四)
第七章	凡爾賽	(七四—九一)
第八章	威爾遜的悲劇	(九一—九七)
第九章	哈丁的蜜月	(九八—一〇七)

第十章	幻滅·····	(一〇七—一二二)
第十一章	總統之死·····	(一二二—一二〇)
第十二章	小個子·····	(一二〇—一二七)
第十三章	柯立芝時期·····	(一二七—一三三)
第十四章	總統下台·····	(一三三—一三八)
第十五章	胡佛——經濟凋敝·····	(一三九—一四六)
第十六章	難民羣·····	(一四六—一五二)
第十七章	羅斯福的新政·····	(一五二—一六一)

第一章 白宮——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清早，我走出聯合車站時，天氣寒冷而晴朗。我能聽到賣報童子廣場那邊叫喊：我站在街車月台上，能看見政府機關之閃光的大理石沐浴在旭日之灰白的光明中。這不像是一個城市。這裏沒有聲音，沒有煙塵，沒有匆匆忙忙趕往上班的勞工。

我的一家旅館住下，給白宮特務隊副隊長穆蘭打電話。他在家裏——人人都好像在休假——告訴我於當日下午一時往白宮報到。我像煞有介事似的洗澡，把多年隨火車偵查匪類所積的泥垢擦掉。等我洗完以後，澡盆裏的水好像並不够髒，雖然我洗得已經夠乾淨的了。我的衣服也極為乾淨，但是我看了還是覺得有一點失望。往白宮去這一個念頭使我不曉得怎樣好。我去担任我的新工作，想同穿甲冑的武士一樣神采奕奕。走過維納旅館與財政部的時候，僥倖街上沒有行人。我同一隻獵犬吠一個望月一樣感覺緊張。

白宮好像同城內其它地方一樣沒有人蹤。沒有一個人在院內或在大門口。我由西北門進去，走到行政辦公室。門口沒有一個人，於是我進去，到了走廊，正面對面遇着莫菲，是白宮特務隊的隊長，一個年近四十，短矮而堅實的人，鬍鬚剃得很光，外貌沉靜，看來頗有力氣。

「你是史塔齡，」他說。「歡迎你參加我們的工作。這是翟爾維，我們作先遣的人。」我同翟爾維握手，他是與我年齡大約相近的一個漂亮的人物。兩個人的眼睛都在端詳我，

像一把鋒利的剃刀剃一片柔軟的鬚鬚。這使我感覺不安，因為我曉得他們在尋找甚麼！我的面貌表現我的性格上有甚麼弱點。我在他人的面貌上查看他們有甚麼弱點，已不知有多少次了！「請坐，」莫菲說。「今天沒事作。白宮特務隊今天休假。老闆（指總統）不過來，但稍晚他或許乘汽車去遊行。」

我們躺在爲來賓預備的安樂椅上，他倆告訴我一些我的職務的詳情。自麥金萊總統被刺以後，保護總統就成了特務的任務。

「你不是爲總統工作，」莫菲說明，「而是爲財政部工作，按照國會的命令。所以他不能命令你離開，讓他自己走路。你千萬不能這樣作。他的安全是你的責任。」

「我們的辦法是給他以最高限度的保護，對他的私生活則儘可能不要妨礙。他若往白宮二樓他的住所去，我們便不同他去。但是從他下樓來到他再回到樓上去這一段時間，他是在我們的保護之下。」

「他若打高爾夫球，我們隨他去；他若去觀劇，我們也去觀劇；他若出城，我們與他一同走，霍爾維便先行去作準備。」

霍爾維開始告訴我準備總統出行一些煩瑣的手續。專車所行經的鐵路，每時都要予以查看；損壞的地方修補起來，舊的枕木換上新的，轉轍的地方釘上柵欄並派警守衛，使人不得近前。車上的職員要經過特別挑選；車頭與車箱一再檢查，看有沒有機械上的毛病；乘車的每一個

人必須是持有證章的總統隨員，而特務人員必須見面就認得出他們。

總統若乘汽車行走，他所經過的道路，必須檢查有沒有損壞的地方，他若乘車經過擁擠的地方，必要實行特別的警戒。那時特務人員要注視沿路的人們與建築，眼中只注意有危險可能的姿式與動作。

總統一行若住旅館，便佔據整個一層樓，總統住在中間的房間，特務員住在兩邊的房間。總統一行專用一個電梯，非特別准許的人不得進入。其它電梯不得在包住的一層樓停留。旅館內所有的旅客要被檢查，尤其住在總統一行人所住一層之上下兩層的旅客。

我心裏感覺到的慌亂一定表現在面貌上了，因為翟爾維停下來微笑。

「這一切大多是例行公事，」他說，「但是過一些時候，你便習慣了。要記住的一件重要的事情，是無論甚麼事情發生，你所應唯一關懷的是總統。但是當他在人羣中走的時候，你可以把背向着他。危險不會從他來的。危險是從別的人來的——要你注意的便是這別的人。」

章菲揮一揮手，表示要我放心。

「慢慢你便感覺興趣了，」他說。「無論如何，不要因此煩惱。來，我領你看一看各辦公室。」

白宮的建築既不寬大，又不複雜。總統的辦公室，面對着我們在走廊坐的地方。它是在白宮的南邊，兩邊是他的祕書的辦公室。內閣室在東南隅。過了走廊的北邊是一個接待室及另一